

## 放逐逐日

書寫者：湯皇珍

### 之一

在清醒而理智的天平那頭，我在工作；在昏昧而感情用事的這頭，我等待棄絕，帶著一股無法言明的哀傷。如在人間蒸發一樣，我自問哀傷如何穿越，沒有具體的死亡確切的證據，只有一件偶發的相遇。

由藍色公路、民間漁樂、麗晶遊輪，越洋找到台灣僅有的一艘自製帆船也只能由高雄往返台北、東西岸繞行一週，最多兩日。那麼你由歐陸往返歐陸比較近呢，還是我前往我住的離島？

60捲攝錄帶、電腦、攝錄機、數位照相機、MP3、腳架、連接線、充電器、四本書、換洗用品。衣物。兩雙木屐、特製布睡套、大毛巾以及一包913茶王。

特製布睡套是一件老禮物，經年被收藏在櫥櫃上層，在城市中毫無可用之處。藍色棉布、灰色頸子、幾何印花的滾邊僅容一人身體進入，被帶來抵擋沒有冷氣的睡眠中蚊蠅的侵擾。913茶王最後入帶，動機是「為大家帶一點吃的」，吃食從不曾是我行李箱的內容，它的出現提醒著我同我時是瘋人船長、作者以及參與者的複雜身分。

### 之二

7/16一天沒有照鏡子，此後的十四天在這孤立於田中央的瘋人船上我都不曾在鏡中看見自己，四處找不著鏡子。

在家裡，我的浴室洗臉台上方有鏡子，上了一樓扶梯的右方也有鏡子；有鏡子的時候不太覺察鏡子的存在，沒有的時候不太覺察自己，彷彿在沒有視覺映照的平面上無法確定自己的精神狀態，沒有在「他者」之前的你，我無由看見自己，無由哀傷眷顧。臉，在一個他人的視像平面進行參照，知道你的眷顧而幸福，因為你的棄絕而哀傷。

地上許多落髮，我用梳子感覺自己的頭顱弧度，再用手輕觸梳好的頭髮以便明白髮型是否整就；接著以手在臉上敷塗日霜以及防曬乳。

### 之三

因為船四周潮溼的顧慮，我們的臥房被就設在二樓，接近曝曬的天空，沿東西方向一字排開。如果邊間有一向西的窗戶可以入風，可以想像夾在中間以及向東的房間沒有可以通風之處，如果向南方位可以入風，那麼相對位置的北方可有入風之處？不能順利引入對流風向的房子，籠罩於亞熱帶的天空下，相互閃躲這一份酷暑，逃不掉裝冷氣的命運。

相互閃躲，不是因為不喜歡對方可能是眷顧對方。只有一個空間，我們相互閃躲可能讓對方不舒服的機會；同在一個空間，相互閃躲不要同時在一個空間。

空間在相互閃躲裡顯示它的存有與影響力，冷氣同時是顯影液與毒藥。慣用冷氣的人，身體多半時間無須調整適應其他的溫差，假定並無真實溫度與其設定溫度有所落差的真相。不用冷氣的人則認份的以身體必須不斷適應酷變的現實，一旦進入人工恆溫則錯愕失序。不可駁斥，冷氣的確讓人舒服得不需要去對抗什麼水土不服一嘔吐、經攣、發抖、冒汗、心悸，這些身體與空間曾經相遇的傷痕。

### 之四

始終我逃避與他面對面，如同閃躲灼熱的太陽。如果沒有這樣的傾斜與漂流，我將很快逼視我不敢張望的事實；時間的流竄，身體的破敗，最可怕的是：終於塵埃落定。

一個渴求慾望的人，只有選擇自我放逐，進行清醒的偏航，不斷避免與這個慾望終結的節點相遇。甘冒旅途中的犯錯、迷路、掙扎、瞎眼與失常；預定返家的尤里西斯令人感嘆的是他並未能及時歸航；行過戰火連天的齊瓦哥醫

生徘徊在兩個心愛的人當中，歸家時妻子已走，再見情人時生命已盡。

踏入一個迷宮，豈止荒謬盲目，生命等待迷宮中的怪獸在際遇、偶發、昏昧中突襲與纏綿。當你因受傷而痛哭長夜，記憶書寫了它們的痕跡在你折斷了的羽翼上。

第一張被燒壞的記憶已經有些模糊。是肩上掛著小包袱的青年旅者，背向著我們，似乎正遠離或走向一片翠綠的田野。張望青年背影的未來旅者從此切切嚮往離家出走，終至踏上自己的行旅。

小包袱變成兩只沈重皮箱，迎接著同樣張望的異鄉人，沿著這片苦栗樹的邊緣，地上的浮石如剛眺望的星斗逐漸顯現，無邊無際。掉入連續迷宮的旅人並未回首，在打鬥中一次次記寫著回憶，也一寸寸失去他的羽翼。

第二張被燒壞的影像同時因為多次翻閱已經毛了邊。烈日下，旅人開始行走，向著距離頗遠的下個浮石緩緩前進，皮箱拖彎了他的脊柱以及細看收在肩膀的折翼。速度無法加快。

由西向東，如果從北非啟程，先渡過直布羅陀海峽進入歐陸，再向著地中海歐、亞交接的依斯坦堡方向，接著巴基斯坦，東南亞而回家。由東向西，則飛機會在曼谷、香港、新加坡停點，而後越過大西洋往歐陸。約13小時，開啟航站大廈的自動門，溼熱迎面撲來，眼鏡突臨大霧，衣服下的毛孔汗出如雨。

如果白日入境，亞熱帶陽光刺目，樹木終年長青，最早的名稱叫美麗之島—最後被燒壞的影像僅存底片，必須向著陽光舉起，極盡目力也許可以看見，來到眺望島嶼岬角的旅人，靜靜卸下他的肩膀，試了試揮動他的羽翼，縱身一躍。

在他抵達島嶼之前身影已經沒入海洋，那些刻記記在折翼上的記憶不知何往。

## 之五

告別是一件事實，要用敘述來表明這一意圖卻頗為困難。是跟你說再見，很快再見，一會兒見，明天見，還是不再見了，都是告別。

尤其，其實是不再見了的告別最複雜。難在這個再字，再次、再來、再說，再像一種命定非要重複跟隨在後的這個動作，那麼不再見了，也得寫出再見二字前面加個不，

在法文裡**Au Revoir** 是再見，公認的意涵是比較長一些的時間後再見。但相同的字眼，說得語氣是憤怒的，那麼很可能意味著就是不再見了；如果將再見之意表達得極為殘酷不留餘地，有另外一個字**A Dieu**——永別了，這樣的說法除了顯示敘述者堅決的心意之外，天地之大要永別說容易也困難。

這種詞與意之間的詞不達意造就了意符與意涵的脫勾，也顯示了語言表述間的複雜事實，告別的確難，如同如何表述我愛你。說得人怎麼說，聽的人怎麼聽，告別在詞不達意當中彰顯著敘說者與接收者的關係縫隙。

當你仍愛著的人跟你說再見了，當你跟你不愛的人說再見了，當他或你說再見是真想再見？還是不想再見？好像告別等待著一個回答才能確認告別的動作。可是回答再見是再見，還是不回答再見是再見，為什麼你知道那是再見了？

再見在特定時候會幻化為好好照顧你自己，意思是我走了不能照顧你了，既然如此，你又何必在意有沒有人好好照

顧那個你已經放棄照顧的人？不再相見，讓告別格外魅惑詭異，面對不再相見的告別竟潸然淚下。

當你跟一個人告別，是說再見？永別？還是好好照顧自己？